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8年7月20日 (第173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史文：美国承受不起妖魔化中国的代价

美国妖魔化中国的做法不仅无助于解决两国间的问题，而且将让美国为此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双方需开展切实合作，建立稳定、互利的关系。

美智库：美应制定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来应对挑战

在人工智能时代，美国缺乏系统化的国家战略。为迎接新挑战，美国应制定系统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中美关系

中国的极地政策：一个潜在的灰色地带？

《外交学者》杂志网站 7 月 6 日登载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学者瑞贝卡·品科斯 (Rebecca Pincus) 的文章称，极地地区可被理解为“域外空间”，也是开展“灰色地带”运动、重塑力量平衡的理想空间，中国等崛起大国可以利用这一区域来促进发展。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专家安妮-玛丽·布雷迪 (Anne-Marie Brady) 称，中国正寻求成为“极地强国”，通过开发极地和周边地区来重塑全球力量平衡。到 2050 年，美国战略家或将面临一个全新的局面：北极夏日无冰，南极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而中国成为这两个地区的主导力量，美俄主导的力量平衡被打破。

文章称，中国在极地的战略利益反映出中国传统的大战略目标：力量和资源。在战略层面，中国不断扩大在极地的活动范围，并深入环境恶劣的区域。最近，中国首艘核动力破冰船启动招标，这意味着中国将在极地能力发展方面迈出重大一步。

美国一直致力于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以确保能进入和管理“域外空间”。相比中国在极地地区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能力的提升，美国的极地能力正在逐步衰退。为有效对抗中国的“域外战略”，同时强调对太空、公海与极地地区的法治承诺，美国应当考虑“灰色地带竞争”的格言：“领先，不要退却”。

贸易壁垒无法阻挡中国崛起

美国“报业辛迪加”网站 7 月 9 日载文称，美国国内希望凭借强硬的贸易政策来遏制中国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当各国之间有条不紊地开展贸易往来时，关税的突然变化会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影响。因此，短期内特朗普的政策无疑将给全球发展造成重大威胁。但从长期看，人均收入相近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对繁荣的重要性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关键在于，需要多大的经济区域才能形成规模经济和复杂的综合供应链，同时保持企业间的密集竞争。而拥有 14 亿人口的中国有能力形成所有可能的规模经济，同时保持密集的内部竞争。

如果美国政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禁止美国企业对华投资，中国崛起的步伐将被大幅拖慢。但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自我维持的发展模式，巨大的国内市场降低了出口对增长的影响，人力成本的上升极大地刺激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电动车和可再生能源领域不断突破创新，“中国制造 2025”计划将有助于促进高附加值制造业的转型。

因此，即使美国关上贸易和投资的大门，也不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力量造成太大影响。

美媒：055 型导弹驱逐舰下水体现了中国海军的日渐强大

CNN 网站 7 月 14 日载文称，中国海军正在以全球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强大，其在本月早些时候下水了两艘 1.3 万吨的 055 型导弹驱逐舰，是亚洲最大、最先进、最具杀伤性的战舰。

据报道，055 型驱逐舰将拥有中国 052D 型驱逐舰的两倍火力，后者被认为是目前“中国海军最大、最强的水面舰艇”。每艘新型驱逐舰将拥有 112 枚垂直发射管，可发射远程攻击导弹。导弹发射器还可以携带针对来袭飞机、敌舰和导弹的武器。这将让中国拥有一支所谓的“蓝水”海军，能够远离本国海岸作战，

目前只有美国海军能够在全球各大洋做到这一点。兰德公司资深分析师何天睦（Timothy Heath）表示，这次两艘导弹驱逐舰下水“显示了北京的军舰制造能力难以企及，并且它想要把海上力量投射到远洋”。

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行动负责人卡尔·舒斯特（Carl Schuster）称，北京将不计一切代价与美国海军平起平坐。他表示，预计中国将建造大约 20 艘 055 型驱逐舰，并以较小的 054 型护卫舰和航空母舰作为补充，在 2030 年前组成 4 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史文：美国承受不起妖魔化中国的代价

美国妖魔化中国的做法不仅无助于解决两国间的问题，而且将让美国为此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双方需开展切实合作，建立稳定、互利的关系。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在《外交政策》双月刊撰文称，中美关系近期出现螺旋式下降，美国妖魔化中国的做法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美国难以承受为此付出的代价。文章摘要如下：

最近，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行动已经导致中美关系处于极具破坏性的态势之中。美中两国长期以来的建设性接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瓦解，这需要双方进行重大调整。

就美国而言，这种态势最明显的驱动因素是：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等权威战略性文件对华持过度批评（通常是敌对）态度，美国高级官员发表类似声明，以及美国的经济政策发生转变。这些都将北京想象成“修正主义”

势力，对美国人所珍视的所有东西都造成威胁。美国记者强化了这种对美中关系的悲观看法。几乎每天都有所谓的权威人士“揭露中国背信弃义的新做法”，包括“中国企图破坏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以及利用债务陷阱困住和控制发展中国家”。持这种批评背后的假设是，中国人的每一份收益都以美国人的利益为代价，且美国政策制定者和专家长期以来都忽略了中国的敌意。这些批评者的结论是，任何与中国的合作都必须让位于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抵御中国日益严重的威胁。

而如果中国不火上浇油，上述言论的市场也会更有限。尽管中国一再声明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但中国增加了对在华外企的限制，盗窃西方国家知识产权的行为仍在发生。这些行为的确令人不安，且在许多情况下需要更有效的应对政策，但并不能成为彻底重新评估美中政策且进一步采取零和政策的理由。

在许多情况下，上述绝对和片面的结论并不符合现实。例如，与中国接触的目的从来不是将其变为“民主国家”。这种接触最初的战略动机是拉拢北京以制衡苏联，提升中国的改革动力，让中国社会更加开放，当然还有为西方商业利益服务。在上述领域，美国的接触基本都取得了成功。尽管最近遇到挫折，但今天中国仍比美中接触之前更加开放、全球化和宽容，这一点不容置疑。

另一个极其歪曲的观念也很普遍，即中国试图将美国从亚洲驱逐出去并征服该地区。事实上，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中国有这样的目标。坚持上述主张的人的论据要么是个别行为（例如中国扩大其在南海的影响），要么是非权威中国观察人士的说法，或者是现实主义理论中关于大国权力最大化行为等值得商榷的假设。如果中美关系恶化到一定程度，北京可能最终会制定上述灾难性目标，但假定这些目标已经存在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

同样，北京致力于推翻全球秩序这一观念的背后是一种极其

狭隘和可疑的以“民主国家”为中心的对全球秩序的定义，因此严重夸大了中国对这种秩序的批判力度。实际上，北京支持现有秩序的许多要素，包括当前美国政府拒绝或破坏的一些要素，例如应对气候变化和重视多边经济协议。在后一点上，尽管实施了一些保护主义措施，但中国的经济增长仍主要由私营企业和一个基本开放的贸易体制来驱动。尽管世界贸易组织体系需要改革，但北京基本上遵守了该体系的规则。

中国的强势与中美两国的不安全感正在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否认和妖魔化所无法应对的。如果华盛顿继续专注于在几乎所有方面遏制和削弱北京，那么它只会进一步孤立自己，并转移了本该用来处理其他许多问题的注意力和资源。另一方面，如果北京采取针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利益的行动，它只会进一步加剧华盛顿的不安和偏执，与美国发生冲突，同时疏远外交和贸易伙伴。

在这个关键时刻，两国需要通过在关键问题上的实质性保证和妥协创造积极势头来扭转关系的螺旋下降，同时不损害关键国家利益。对两国政府而言这项艰巨的任务几乎不可能在中短期内完成，但若要避免将来发生严重危机甚至冲突，这仍然是必要的。

首先，它要求根据事实来匹配目标与资源，区分首要和次要利益，以及明确地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主导亚洲或整个世界。其次，华盛顿必须认识到，要激励中国政府，就要激励政府内那些支持深化改革、开放与和解的人。但目前对北京的动机和行为的妖魔化只会帮助那些利用对“外国威胁”论的人为自己的敌对政策辩护。同样，北京需要承认其不断增长的实力带来了不安全感，为要消除这种不安全感给外国尤其是亚洲各国提供实质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保证，并以有意义的实际行动辅以支持，否则中美官员的对话难有进展。

上述变化并非不可能，但双方都需要停止摆姿态，并着手建立稳定、互利的关系。

美国外交

美媒：特朗普应学会接受拥核的朝鲜

《华盛顿邮报》网站7月11日载文称，特朗普政府几乎难以让朝鲜实现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但若愿意接受拥核的朝鲜，则有可能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同时保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

国务卿蓬佩奥在最近一次访朝时，并未见到金正恩本人。在当前这种谈判环境下，如果特朗普继续单边提出要求而不满足朝鲜的诉求，他难以实现让金正恩放弃核武能力、摧毁核设施的目标。然而，倘若特朗普政府准备好对朝鲜作出一定让步，外交是能够起作用的：首先美国接受朝鲜已经拥核的事实，其次尝试与韩朝合作在朝鲜半岛建立全面的安全机制。

特朗普对朝鲜无核化的过度执着导致其忽略了几个事实：首先，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以及提供的核保护伞已经起到了有效的威慑作用，美国不想看到战争，朝鲜也不想。其次，通过让步并达成协议，朝鲜的核与导弹能力及项目是可以被限制和减少的。再者，进一步促使美朝关系正常化将给予金正恩更多安全感，鼓励他相信不需要靠核武器来保卫朝鲜的安全。

特朗普必须认识到，朝鲜将核武器视为确保其政权生存的唯一有效保证。为了让朝鲜削减核武器及核能力，特朗普政府需要决定能对朝做出怎样的让步以及能提供怎样的安全保证和帮助。

美媒：特朗普正在摧毁自由国际秩序

《华盛顿邮报》网站7月13日载文称，特朗通用他坚定的“美国优先”标语丢弃了美国一直以来构想、实现和保护自由世界的追求，特朗普通过近期在北约峰会的一系列行为实现了他的意图——摧毁自由的国际秩序。

刺激、哄骗甚至与核心盟友争吵都是符合公道的，前提是在私下里。但特朗普在公众场合让他们陷入窘迫的境地，迫使他们在成为敌人或是谄媚者之间做出选择。对特朗普而言，他实现了以非自由的国际秩序去取代原本自由的秩序。这一理念与普京相似，因此促成了特朗普与俄罗斯的亲密关系。这也解释了他为何现在对欧洲外交持轻蔑态度。

但对美国来说，这是一场历史性的灾难。世界不会跟随美国，美国曾经建立的贸易规则被自己否定，曾经制定的民主思想被自己轻视。这当然不是那些为美国牺牲的生命想要的。

美学者：关注亚太是特朗普政府的明智之举

《洛杉矶时报》网站7月15日登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大卫·罗斯科夫（David Rothkopf）的文章称，特朗普意识到了太平洋地区安全利益的重要性，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美国不仅需要优先考虑其在太平洋的安全利益，还需制定新的国内、国际安全架构。这一战略转变至关重要，值得坚持和发展。

特朗普政府从概念上对太平洋地区做了一个变动，即把南亚纳入该地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现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这看似是小事，但对于承认印度地位、在地区与中国建立健康的平衡至关重要。尽管特朗普不可能将这些作为连贯的外交政策，但这种

转变是明智的，且它建立在奥巴马“亚洲再平衡”的基础之上。

“亚洲再平衡”决不需要美国破坏与大西洋或其他地区的重要关系，也不意味着破坏国际体系和联盟以致削弱自身实力。反之，印太地区的挑战要求美国加强其全球外交和安全基础设施。中国的发展轨迹可能会使其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竞争对手。美国长久以来的全球关系和花了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全球机制将会成为平衡中国发展及其建立全球联系的关键资产。

尽管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面临众多非议，但它还是采取了一些明智的举措。

美专家：西方世界应继续对跨大西洋关系持有信心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近期登载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席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的文章称，当前美国与欧洲的盟友关系所面临的危机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周期性危机，历史证明，跨大西洋联盟总会重返合作之路，西方世界应该对跨大西洋关系和秩序保持信心。

特朗普对西方盟友的批评和指责，让多位欧洲领导人感到不安。方丹称，尽管各界都认为目前的情况与过去截然不同，但其实跨大西洋关系从建立以来就具有出现周期性危机的特征。自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和欧洲盟友的关系每隔 15 到 20 年就会出现深深的裂痕，且每一次最终都能恢复。这次危机的出现也是符合周期性规律的。尽管内部存在多种声音和分歧，西方世界有足够的宽容度、灵活性和弹性去迎难而上。

方丹称，有理由认为，现在的跨大西洋关系也会好转，且这次的情况甚至可能没有以往严重。首先，在美国，反欧情绪在白宫以外的地方并不强烈。国会仍努力平息大西洋两岸的不和，特

朗普政府高层也经常强调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此外，大多数欧洲国家领导人似乎也在努力维护与美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俄罗斯会继续挑衅，带给美国强烈的危机感，这更可能促成北约盟友的团结而非分裂。合作有利于欧洲实现地缘政治独立，而且美国军事力量的投射也离不开欧洲军队。

作为一种战略概念和地缘政治现实，西方世界有自己的价值，因此可以经久不衰。需要认识到，这并非跨大西洋联盟首次面临分歧，也许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特普会”让特朗普在国内饱受批评

当地时间 7 月 16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会晤。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俄两国总统首次举行正式会晤。在“通俄”调查还在继续的背景下，美国国内的政客、学者以及媒体如何看待本次“特普会”？

批评的焦点在于未指责俄干预美大选

以往，面对特朗普诸多有争议的行为，美国政坛的反应大多是按照党派划分的。但此次情况不同，共和党人以及之前支持特朗普的媒体都对特朗普发出严厉批评。批评的焦点主要在于，特朗普没有就俄罗斯干涉 2016 年美大选的指控对普京施压或谴责。而仅在数天前，12 名俄罗斯情报人员因涉嫌侵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而被美国司法部起诉。

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说：“总统必须认识到，俄罗斯不是我们的盟友。美国必须专注于让俄罗斯承担责任，并结束它对民主的邪恶攻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说：“正如我多次说过的，俄罗斯人不是我们的朋友，我完全赞同情报部门的评估。”

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的女儿艾比·亨茨曼（Abby Huntsman）发推文说：“没有什么谈判值得你背叛自己的人民和国家。”

针对特朗普未就俄干涉美大选一事向普京施压，除了特朗普的传统支持者外，CNN、《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批评言论更是铺天盖地。Axios 网站载文称，这一问题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特朗普明明有机会表明自己的立场，维护美国人民，反对外国干涉美国选举，但他却没有这么做，在普京表示比起希拉里自己更喜欢特朗普时，特朗普选择支持普京。

特朗普会重新对美外交政策“洗牌”？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和欧洲中心主任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表示：“相较于民主国家的盟友，特朗普与强人对手相处更自在。”他还表示：“今天的峰会以及之前对布鲁塞尔和英国的访问表明，总统现在已经不受约束，完全按照自己对美国在当今世界中角色的理解来采取行动。在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曾有人希望‘成年人轴心’能够对他起到遏制作用，显然这种努力已经失败，特朗普完全不受控制。”

NPR 网站评论称，特朗普对普京安抚性的语调与他上周在北约峰会上攻击性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次凸显出他处理外交政策的方式。《国会山报》评论称，峰会对普京而言再顺利不过，从特朗普欧洲之行开始，势头就朝有利于普京的方向发展，包括特朗普批评北约盟友，并在受访时将欧盟描述为“敌人”。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事务教授汤姆·尼古拉斯（Tom Nichols）在《今日美国报》撰文称，特朗普在赫尔辛基对普京大为赞扬，这与他在前往赫尔辛基途中对待传统盟友的攻击性态度形成强烈对比。他对英国首相梅发表诋毁言论，惹恼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并表示若北约盟友不增加防务开支，美国或退出北约。

此次赫尔辛基峰会似乎表明特朗普将重新排列美国盟友的地位。

“有对话比没对话强”

卡托研究所防务和外交政策研究副主席克里斯托弗·普雷布尔（Christopher Preble）是峰会的支持者。尽管普雷布尔认为会面的时间比较尴尬，但他呼吁质疑者不要低估这次会面会给美俄关系带来长远利益的可能性。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和欧洲中心研究员阿丽娜·波利亚科娃（Alina Polyakova）表示，最坏的情况未在赫尔辛基发生：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没有做大的妥协，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达成俄罗斯想要的协议，美国也没有违背对欧洲的安全承诺。

前美国驻俄大使、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亚历山大·弗什博（Alexander Vershbow）指出：“令人鼓舞的是，他们确实同意就战略稳定和防扩散加强对话，这可能包括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试图找到方法来解决有关《中程导弹条约》的争议。他们还同意合作应对恐怖主义，试图缓解叙利亚的局势。按普京的说法，特朗普似乎并没有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作出妥协。”

弗什博还表示：“这次峰会实际上可能有助于缓解美俄关系中的紧张，但与此同时，如果不应对俄罗斯对美国和国际秩序构成的威胁，可能会导致一切照旧，俄罗斯无需为其行为付出任何代价。然而，有对话好过没有对话。”

美国政治/其他

美智库：“骨肉分离”不是特朗普政府的特有现象

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7月6日登载其高级研究员汉斯·斯巴可夫斯基（Hans A. von Spakovsky）文章称，特朗普总统于上月

签署行政令，指明非法进入美国的家庭需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共同生活，违反法律的后果是家庭分离。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政府造成的新现象，在克林顿、布什以及奥巴马政府都曾出现。

1997 年，克林顿政府签署法令，同意将举目无亲的未成年人只拘留 20 天，后送由监护人等照顾。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决定将此法令也适用于和父母一同非法越境的少年。因此，导致违反了联邦移民法的父母与子女分离的原因是，法院误解了克林顿政府的和解协议。分离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为避免驱逐出境而提出虚假的庇护请求。当他们在非法越境后提出庇护申请，就很可能因非法进入而被起诉，最终与孩子分开。

没有人希望家庭分离，但无论是家庭犯罪还是违反联邦移民法，都会造成家长与孩子的分离甚至是孩子被寄养。总之，并非特朗普政府造成了“骨肉分离”。

美专家：卡瓦诺获提名是“极端保守派”的胜利

美国 Politico 网站 7 月 9 日载文分析了特朗普提名布雷特·卡瓦诺为最高法院法官产生的影响。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杰弗里·R·斯通 (Geoffrey R. Stone) 认为，如果卡瓦诺的提名得到确认，极端保守派将最终取得胜利。

Politico 报道称，特朗普提名卡瓦诺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并不出人意料。自 2006 年以来，卡瓦诺一直担任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法官。卡瓦诺在法律界保守派中享有盛誉，并且有着不错的履历。

斯通认为，如果卡瓦诺的提名得到确认，极端保守派将最终取得胜利。在堕胎、同性恋权利、控枪等所有重要宪法问题上，保守派都将拥有多数票。他说：“这是带有党派属性的司法判决

的大胜，也是最高法院的正直性和可信度的惨败，最高法院将变成一个赤裸裸的带有党派属性的机构。”

此外，据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41%的受访者认为参议院应该通过卡瓦诺的提名，36%的人表示反对，另有23%的人未发表观点。

美智库总结美成为制造业强国的经验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近期登载该智库治理研究项目副主席兼主任、科技创新中心创始主任达瑞尔·韦斯特 (Darrell M. West) 等人执笔的报告称，在美国制造业主要受益于优秀的劳动力、先进的技术和亲商业的政策。

报告称，美国制造业推动了35%的生产率增长、60%的出口和70%的私营部门研发。制造业为美国经济贡献了2.17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近12.1%。

尽管美国的劳动力成本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美国的生产力水平弥补了这一差异，并使美国成为热门的制造业投资目的地。同时，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差距开始缩小，且还有可能随着工业机器人成本的降低而继续下降。

3D打印、先进机器人以及物联网和大数据等颠覆性技术正在彻底改变美国制造业。这些技术不仅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还使美国成为高科技制造企业最青睐的目的地之一。

此外，美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 (NNMI) 等计划的制定是先进技术发展的最大驱动因素之一。NNMI 汇聚了制造商、大学工程学院、联邦机构、非营利组织和地区组织的力量来投资新型制造技术。其他激励计划如美国商务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的拨款，也有助于加速美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美智库：美应制定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来应对挑战

在人工智能时代，美国缺乏系统化的国家战略。为迎接新挑战，美国应制定系统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近日发布报告称，无论人工智能（AI）是会引发新的工业革命，还是仅仅是一种有助于塑造经济和全球政治的重要技术，管理人工智能技术的创造和使用都至关重要。在人工智能时代，美国应制定系统的人工智能国家战略来迎接新挑战。报告摘要如下：

从历史角度来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对于评估它对国际安全环境和未来国际竞争的潜在影响至关重要。人工智能是一种类似于内燃机或电力的通用技术，而不像某种特殊的武器，譬如核装置。

各国为获得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而展开竞争，这将对国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从军事角度来看，人工智能领导地位对于创建和部署高效的军事力量越来越有必要。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当然也具有军事意义），人工智能领导地位对确立整体经济领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引领人工智能的国家将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上风。

围绕人工智能展开的竞争可能会越来越激烈，因为它将进一步多极化和多部门化。世界各国都希望成为人工智能的领导者，并试图获得优势。然而，竞争越激烈，人们就越需要考虑恶性竞争对人工智能安全产生的影响。随着国家和企业竞相创造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如果各国认为成为先行者具有很大优势，那么出于这种愿望，他们可能会抛开安全性和可靠性问题。这种恶性竞争将增加商业和军事领域的人工智能事故。

美国只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众多参与者之一，许多国家正在采取措施以确保本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竞争力。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体系和学术界最优秀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尽管这对商业和军事领域产生的溢出效应可能较慢，但有助于保证美国技术领导地位的底线。而且，像谷歌这样的美国企业也已经掌握了大量数据，这使它们比从零开始的竞争对手更容易生成机器学习算法。不过，在人工智能方面，美国目前缺乏系统化的国家战略。

在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一年，白宫发布了几篇旨在使美国的人工智能政策更加连贯的报告。这些报告涵盖了从监管到创新再到消除偏见的各种问题，推动了科学界与政府之间的对话。特朗普政府现在开始考虑如何处理人工智能问题。美国国防部似乎对如何更系统地整合人工智能感兴趣。特朗普政府最近召开了人工智能峰会，将人工智能列为研发重点，并宣布将研究如何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保持全球领导地位。

众议院议员埃莉斯·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近期提出了旨在让美国的人工智能国家战略更加连贯的法案。这项方案要求“建立一个委员会，审查人工智能的进展，确定国家的人工智能需求，并适时提出建议，以组织联邦政府应对人工智能威胁”。

鉴于人工智能有广泛的影响力，能够影响国防、外交、情报、经济竞争力、社会稳定和信息环境，人工智能发展和实施方面的落后将给美国的全球经济和军事领导地位带来风险。同时，人工智能的领导地位不仅仅与技术本身有关，还在于如何管理技术。

创造尖端技术并不能保证政府主体会采用这些技术以变得更加高效，或者政府将制定法规来确保它们的安全使用。跨越人工智能技术的创造与政府内外有效使用该技术之间的鸿沟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为此，报告建议美国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采取行动，准备好迎接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确立一项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以利用人工智能的优势，同时减轻其破坏性影响；以现有的国家人工智能研发计划为基础，根据人工智能的新发展来更新计划，建立有效执行的指标和流程，并为国家安全领域的特定投资制定国家安全人工智能研发计划；增加对有独特国家安全应用潜力的人工智能研究的投资，因为私营部门为这些投资提供资金的可能性小；政府各部门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全政府范围的倡议，以便政府在运作中利用和快速整合人工智能工具；增加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投资，以便未来能在国家安全方面建立健全、可靠和可解释的人工智能系统；制定全面计划来衡量、评估和跟踪国际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及其向各种国际行为体的传播；在人工智能时代，投入适量的人力资本对于取得经济和军事领导地位至关重要；采取适当的移民政策，鼓励全球顶级人才来到美国并留下来，为美国的人工智能人才库作贡献，提高美国整体经济竞争力；制定适当的法规，管理用于人工智能目的的数据收集、存储和使用；采取适当的改革措施来保护本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优势；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合作，率先制定国际规范和原则，以便安全和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